

小城 故事

探访武夷山“不装修”的三十年锅边老店——

“街坊邻居吃着高兴，我就开心”

□本报记者 林李冰 文/摄

清晨五点多，武夷山环岛旁的巷子还裹着一层灰青色晨雾。往里走，“滋滋”脆响愈发清晰——那是米浆触碰到滚烫铁锅，瞬间凝结成型的声响。米香混着蒸腾热气从店内漫出，门口停满电动车，排队的人目光紧锁那口大锅，静待一碗刚出锅的锅边。

三十载春秋，雷美花和她的锅边摊，就凭着这一声脆响、一缕香气，准时唤醒半条巷子的晨光。



早高峰时段，雷美花在灶台前连续忙碌，为等候的食客烹煮热腾腾的锅边早餐。

一口铁锅，煮沸三十年烟火

这家“锅边早餐店”毫不起眼，褪色的招牌挂在三间相连的老式铺面上，斑驳墙皮刻满岁月痕迹。

厨房就支在门口，一口大灶占去大半空间，腾腾蒸汽模糊了雷美花的身影。她系着旧围裙，手中铁勺翻飞，利落刮下凝固的米皮，送入高汤，再撒上鱿鱼干、香菇、豆芽与



锅边加上一勺辣椒酱，更加热辣爽口。

芹菜，整套动作行云流水、一气呵成。

“没什么秘诀，就是料足、火候到。”雷美花擦去额角被热气熏出的汗珠，转头就熟练地唤住熟客，“老陈，今天还是一碗锅边、一根油条？”

“对咯，就馋这口热乎的！”陈伯笑着应声，往前挪了挪脚步。作为几十年的老街坊，他坦言自己从不是醒得早，而是“被这味道勾醒的”：“冬天里，一碗刚出锅的锅边下肚，烫嘴又暖心，寒气全散，一整天都舒坦。”

七点半迎来客流高峰，店内人声鼎沸。赶学的学生团团围几口吞下一碗，步履匆匆奔赴校园；晨练归来的老人慢悠悠啜饮，细品烟火滋味；建筑工人呼噜噜喝完一大碗，呼出一口白雾，浑身便攒足了开工的力气。

靠墙而坐的林阿姨，从青丝吃到白发。“我女儿在福州工作，每次回来第一顿早饭，必定拉着我来这儿。”她笑着说，“她说，妈，这味道，别处吃不着。”

一本账本，只算食材不算装潢

谁也想不到，如今这三间相连的铺面，是雷美花凭着一口锅、一碗锅边，慢慢“熬”出来的。

三十年前，店铺只有一间铺面，雷美花和丈夫起早贪黑守着。那时日子清苦，凌晨三四点就得起床磨米浆、备食材，忙到下午两三点才歇业。炒小菜、煮锅边，她一站就是十个小时。

“一个月到手利润就几百块。”回忆起过往，雷美花眼角漾起笑意，“后来有亲戚朋友合伙来帮忙，耐不住这份辛苦，陆续都走了，只剩我一个人守着。”

日子虽苦，雷美花对食材却从不含糊。米浆要用当年新米磨制，海鲜干货要挑成色最好的，三四样小菜也都是每天现炒。这份实在，留住了老街坊，生意也渐渐有了起

色。后来隔壁空铺出租，她咬咬牙盘了下来；再后来，第三间铺面也被她收入囊中。

如今的三间铺面，墙上的油烟痕迹经年累月，恰似一幅藏着岁月故事的抽象画。店里没有精致菜单，价格就写在墙上的小白板上：锅边3元、绿豆汤3元、油饼1元、油条2元……

从最初5毛一碗，涨到7毛、1.5元、2元，再到如今的3元，这份实惠，雷美花一守就是三十年。

有人劝她装修店面，雷美花摆了摆手：“装修干啥？大家来吃的是味道，是这口热乎气，又不是‘吃环境’。钱要花在锅里，凳子桌子结实，能让人安心坐下吃口热饭就行。”她的账本里，没有华丽装潢的开销，只有实实在在的食材成本，和老客们的口碑相传。

一句真心话，守着烟火守着客

上午十点多，晨光渐暖，巷子里的人声渐渐散去。雷美花终于得空，坐在门口矮凳上泡上一壶热茶，看着伙计们收拾碗筷，听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，巷子慢慢恢复了清晨的静谧。

这几年，常有游客循着导航找来。小车开不进窄巷，便停在主路边步行而来。看到门口密密麻麻的电动车和朴素至极的铺面，有人会愣神，雷美花便直爽地招呼：“地方破破的，就吃个老味道，东西绝对干净。”

也有年轻博主扛着相机想来拍视频，雷美花大多婉拒：“多拍吃的就行，不用拍我。我们就是老老实实做吃的。”

的。”

她的世界很小，小到只要装得下这三间铺面、一口大灶，还有来来往往的老客。她记得李老师不吃葱，张师傅偏爱糊一点的锅边，隔壁街的小伙总赶来，要优先给他做。

对雷美花而言，这家店早已不只是营生的铺子，更是老武夷人心里的一份牵挂。物价涨了一轮又一轮，她的锅边只微微涨价；三十年风雨变迁，她的灶台始终温热。“一天不做，反而浑身不自在。”雷美花擦了擦手，望向巷外的大马路，眉眼间满是诚恳，“街坊邻居吃着高兴，我就开心。”

延平区峡阳镇老木匠张长杨四十年来坚守匠心，坚持传统工艺——

一刨一凿，薪火传承

□本报记者 黄靓 通讯员 刘妍灵 文/摄

腊月的延平峡阳镇，晨雾漫过青石板路，将路面浸润得莹润发亮。将军街7号张氏百忍堂内，73岁的老木匠张长杨躬身伏案，布满老茧的双手紧攥刨子，在木板上稳健滑动。木花簌簌飘落，如碎雪沾衣，他正为这座明末清初的古祠堂赶制新桌面，给新春添一抹质朴匠心。

“再过不久就要过年，得赶在乡亲们祭祖前把桌面做好，不能耽误大伙儿聚会。”张长杨的木工坊，就在离百忍堂不远的一间居民房里——这里既是他的家，也是他与木头相伴半生的方寸天地。锯、凿、锛、斧、刨等数十件老式工具整齐排列，每一件都镌刻着岁月痕迹，陪伴他打造出上千件木制品。

无师自通，与木结缘一生

“我这辈子没拜过师父，做木工全凭喜欢，靠的就是雕琢磨。”谈及与木工的缘分，张长杨的眼角泛起光亮。他的父亲是做饼师傅，只因自家小店需木架、木盆等器具，便练出一手简易木工活，家中常年摆着几套工具。

“小时候不贪别的，就爱蹲在父亲身边摆弄木头和工具。”张长杨回忆，看着一块不起眼的木料在手中蜕变，变成能用的物件，心里满是新奇。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父亲做的木剑、木枪，是他最珍贵的玩具。

“十岁出头，他便学着父亲的样子，找废木料试做小木凳。”第一次做的凳子歪歪扭扭，四条腿长短不一，一坐就晃，但我没扔，反倒越做越上瘾。”真正帮他入门的是哥哥——哥哥曾拜师学做家具，张长杨便在旁打下手，递工具、磨木料，悄悄摸清了木工门道。

“跟着哥哥做完一套家具，榫卯怎么拼、木料怎么选，我就大概有数了。”没有图纸、无人指点，张长杨全靠“看”与“悟”。他常跑到村里老宅子，细看民居的窗棂、梁架，把心仪的花纹刻在心里；见镇上老木匠干活，便站在一旁驻足良久，琢磨刨子的角度、凿子的力度。

在林场工作时，他近水楼台先得月，用废弃木料打造床头柜、床铺，手艺在一次次实践中愈发娴熟。1981年，凭借过硬手艺，他被招进当地家具厂，成了一名正式木工。“那五年是我手艺进步最快的日子，木料齐全、活儿多样，从简单桌椅到复杂衣柜，慢慢都练熟了。”

1985年，家具厂转型做门框等简单构件，张长杨索性辞职，承包车间为村民定制家具。“那时候村里人结婚，都要做一套实木家具，木料是他们提前备好晾干

的，我上门施工，一套活要干二十几天。”他笑着说，虽累，但看到乡亲们满意的模样，心里就格外踏实。

一刨一凿，时光淬炼真功夫

张长杨的木工坊里，最打眼的便是那些陪伴他数十年的老工具：木柄刨子的手柄被磨得油光锃亮，铁制凿子虽带锈迹却依旧锋利，还有几件小型雕刻工具，是他亲手打磨的。“这些老伙计跟着我一辈子，用着顺手，舍不得换。”

他总说，木工是慢活，容不得半点急躁，每一道工序都有讲究。刨木料要做到“平如镜”，两块木板拼接需严丝合缝；而做柜门、抽屉，又得留几分空隙，避免木材受潮膨胀、无法开合。就是这两关关节粗大、布满老茧的手，能精准拿捏木料材质，凭手感控制刨子力度，将误差锁在毫厘之间。

打造圆形器物是张长杨的拿手绝活。他做的圆形木盆、弧形提篮，由十几块木板拼接而成，每一块板材的弧度，都要精准计算内径、外径，锯好后还要反复调整模板，必须做到严丝合缝才能成型。“做圆活最费耐心，有时候单调整模板，就要耗上一整天。”

在他眼里，木工不仅是谋生手艺，更是“点木成金”的本事——别人眼中只能当柴烧的边角料，到了他手里，总能变成精致小摆件。他拿起一个樟木小凳，木纹间泛着淡淡光泽：“这是樟树根部的木料，别人拿去烧火，我觉得纹理好看，就做了个小凳，樟木还能防虫，实用又美观。”这份手艺，早已让乡亲们赞不绝口。

坚守传统的同时，张长杨也在悄悄创新。他发现年轻不喜欢笨重的传统家具，便将大屏风缩小，做成精致的桌面摆件；把大型挂笔架改成小巧收纳架，既保留榫卯精髓，又贴合现代审美。“以前的大挂架占地广，年轻人不喜欢，我就往小巧精致里改，放在办公桌上当摆设，很受欢迎。”

峡阳这座千年古镇，留存着许多明清木雕建筑，也给了他源源不断的灵感。“镇上老宅子的门窗、房梁上，有很多精美的花纹，我看到喜欢的就记下来，改良后用到自己的作品里，年轻人还挺待见。”他指着架子上的草龙纹摆件说道。

匠心传艺，老匠人的喜与盼

四十余年深耕不辍，张长杨的手艺在峡阳镇家喻户晓。村里的宗祠修缮、古民居修复，总能看到他的身影。“修复古建比做新家具难多了，既要匹配原有风格，还得保证结实耐用。”他坦言，供桌需承重，就得选坚硬的硬木，雕刻花

纹也要和祠堂老构件呼应，半点不能马虎。

作为省级历史文化名镇，峡阳千年文脉滋养了祠堂文化、古民居文化，也孕育了一批像张长杨这样的乡村工匠。但随着工业化、城市化推进，传统木工手艺慢慢淡出人们的生活。现在年轻人结婚，都买成品家具，款式多、价格也实惠，很少有人再找木匠定制了。”话语间，藏着几分无奈。

张长杨坦言，如今找他做活的多是中老年人，“老人家念旧，觉得实木家具结实耐用；年轻人偏爱时尚简约的成品，觉得定制周期长，不合心意。”最让他忧心的，是手艺的传承问题。年轻时，他曾带过两个徒弟，一个学了三年没入门，自行离去；另一个学了一年，嫌活儿辛苦，半途放弃。

“木工活儿苦啊，每天跟锯子、刨子打交道，手上磨起泡是常事，现在的年轻人大多吃不了这份苦。”他记得，自己单练习刨木板，就花了好几个月，而如今的年轻人，往往少了这份耐心，总想快点学成。

虽已年过七旬，张长杨却从未放下手中的工具。只要有人找他做活，无论活儿大活儿小，他都一丝不苟。空闲时，他便琢磨新样式，把峡阳的古建元素、民俗文化融入作品，盼着让更多人了解传统木工的魅力。

令他欣慰的是，近年来延平区不断加大乡土工匠扶持力度，将工匠人才建设纳入乡村振兴战略，通过政策扶持、技能培养、搭建平台等方式，助力乡土工匠成长。峡阳镇也出台政策，以“师带徒”、技艺展示等形式，扶持传统手艺传承，营造尊重技能、尊重人才的氛围。

“现在有不少年轻人，对榫卯工艺感兴趣，会慕名来参观我的木工坊和作品。”张长杨笑着说，即便他们未必能学会这门手艺，但能让年轻人知晓这些老手艺，也是一种传承。

木作传薪火，匠人守初心。四十年潜心钻研，张长杨用一刨一凿诠释着工匠精神。他的身影，温暖了峡阳的古老街巷；他的坚守，也让我们看到了传统手艺在岁月中延续的希望。



⇒张长杨制作的小型屏风，雕刻的梅、兰、竹、菊栩栩如生。



邵武·小事办到位 温暖不『缺位』

□本报记者 林水鑫 通讯员 王晓云 林丽

寒冬腊月，在邵武市龙祥物流园区的便民服务点前，志愿者们一杯杯热水递到过往货车司机手中，细细叮嘱着最新的出行路况；杜氏木业的生产车间里，技术骨干带着工友们围在设备旁钻研，攻克眼前的生产难题；志愿者们敲开社区独居老人的家门，把采购的生活用品放下，顺手帮着打扫起屋子……如今的邵武，一个个暖心场景在城乡各处上演，各类民生服务精准对接需求，企业发展充满活力，一幅幅温情共治的生活画卷正徐徐展开。

近年来，邵武市深耕“两企三新”领域党建工作，锁定“围绕发展抓党建，抓好党建促发展”核心思路，通过建强组织堡垒、搭建服务平台、深化融合赋能，推动“两企三新”党组织从“有形覆盖”向“有效覆盖”提质，让红色基因融入发展血脉，以党建聚合多元力量，为“邵武是个好地方”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。

新就业群体流动分散、需求多样，邵武便循着他们的足迹，精准搭建起一个个暖心服务阵地，织密了一张触手可及的民生服务网络。“跑单累了能歇脚，渴了有热水喝，想了解社保、维权这些政策也能随时问，真是太贴心了！”美团骑手小李刚走进工会驿站，志愿者就递上了热饮，他捧着杯子，脸上满是暖意。

目前，邵武已建成工会驿站、青年驿站、司机之家等各类服务阵地152个，还专门打造了“新就业群体服务阵地数字地图”，手机一点就能找到就近的服务点，让温暖随时随地可达。不仅如此，当地还通过专题培训、现场观摩等方式，一点点提升服务队伍的专业能力，构建起上下联动的服务体系，确保无论何时何地，服务都不缺位、不断档。

这些遍布城乡的服务阵地，就像一个个温暖的纽带，串联起民生服务与发展活力，让营商环境更优化，生活环境更舒心。在企业服务方面，邵武深化“铁城店小二”模式，推行“一窗办、网上办、全时办”，把复杂的审批流程简化，帮助企业降低运营成本。“以前办业务要跑好几个部门，现在一个窗口就能搞定，还有工作人员主动上门解读惠企政策，帮我们申请扶持资金，真是省了不少心！”某竹木加工企业财务负责人张女士说起这些服务，连连称赞。

针对新就业群体，当地还建立了诉求直通机制，货车司机反映的停车难、外卖骑手关心的社保缴纳问题，都能被及时收集、快速解决。专门设立的共享工位，更给创业者们提供了办公、交流的一站式空间，让梦想的种子有了扎根的土壤。

多方力量拧成一股绳，让社区治理满是人情味。禾商商会联动社区开展“微心愿”认领活动，20余个助老助学的心愿被一一点亮。“我想要一台新的收音机，没想到真的有人送来，还陪我调试好，太感动了。”社区独居老人李阿姨抚摸着崭新的收音机，眼睛微微湿润。物业工作人员组成的服务小队，也主动投身社区治理，市容整治、增设停车位等252件民生难题，都在他们的奔走中得到了解决。

在城市的角落，企业志愿者主动参与楼道清理、文艺汇演等活动，给社区添彩；外卖配送员们发挥走街串巷的优势，随手捡拾垃圾、提醒商户规范经营，成为文明创建的“移动探头”。乡村振兴的战场上，社工组织忙着挖掘本地能人，链接公益资源，培育特色产业协会，打造农产品品牌。“以前我们的土特产卖不上价，现在有了协会帮忙找销路，做品牌，日子越过越有盼头了！”乡村种植户陈大哥笑着说，话语里满是对未来的期待。

如今的邵武，从企业车间到社区院落，从城市街巷到乡村田野，多元服务力量同向发力，让温暖浸润到每个人的心田。邵武市社会工作部相关负责人表示，邵武将继续细化服务举措，凝聚更多温暖合力，让这座铁城的温情底色愈发浓厚。